

黄虹坚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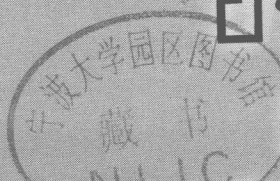
十三岁的深秋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黄虹坚 著

十三岁的深秋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岁的深秋/黄虹坚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3

ISBN 7-5397-2715-2

I.十… II.黄……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484 号

Shísān Sui de Shēnqiū
十三岁的深秋

黄虹坚/著

出 版 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者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图书发行部电话:(0551)2632113(办公室) 2619156(传真)
E-mail: ahsebwsh@mail.hf.ah.cn

策 划:何军民
责 任 编 辑:何军民 季红跃
封 面 设 计:华典设计
插 图:丁晓晨
制 作:安徽远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3.75 定价:8.00 元

ISBN 7-5397-2715-2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自序

一个暖暖的冬日，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打电话，好久才出来。我问：给谁打电话？她说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我的心一沉，问：她现在在哪儿读书？女儿说她读的是一家康复学校。

我们都沉默了。这么说，三年多来她的健康显然不如人意。

这个女孩子因为一念之差，从楼上跳了下去。但这次冲动夺去的，不是她的生命，而是她终身的健康。她将与轮椅为伴，永远不可能再像其他人一样站起来。那年她十三岁。

当然，今后她也可能会有感人的人生，或者会成为奋斗的强者，会成为她的同伴引以为荣的骄傲，会叫我们这些四肢健康的人都自愧不如。

我这样殷切地期望她的将来，不仅出于一个母亲的心情，也出于对女儿朋友的关心。还有，因为正是她，使我有依据对已

定稿的《十三岁的深秋》的结局作了一个否定：生活要比小说严峻得多。

我见过这个女孩子，她外表秀气斯文、聪明安静。家里反对她过早和一个男孩子来往，母亲絮叨久了，女孩子便走上了八楼纵身一跳。也是天意，六楼一道雨棚一挡，救了她一命。

这件事令我长时间地不安，我不知是成人的世界出了问题，还是孩子们的世界出了问题，我忽然更深地想到平日只是蜻蜓点水般去想的事，其中我想到了他们的读物。

只逗他们开心，只表现他们快乐的作品是不够的。生命的成长是复杂的过程，决非只有单一的情绪。事实上，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还该有一些读起来不很轻松、却更感人的作品，叫成长中的少年人看到成长的轨迹，展现他们丰富的而不是简单幼稚的情怀。

《十三岁的深秋》正是我一贯想法的实践。

我当时不知道香港有哪家出版公司会出版这种四五万字、主题严肃、文学性较强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这时，台湾恰



好有一个“现代儿童文学征文比赛”，我便把稿子寄去一试。

很幸运地，这部反映香港少年生活的作品竟在海峡另一方得到了评委的肯定。我在高兴的同时，曾十分感慨地想到：如果小说获奖、出版，让我所关心的香港孩子读到这一本反映他们的生活的小书，我的心事也算有个了结了。

我希望，从这本书开始，我和香港的少年读者、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师结下一份深厚的友谊。我也希望，我一直关心的那个女孩子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健康，并祝福她和我的女儿一样，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在人生中拥有富足的精神家园。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闷人的星期天 1

第二章 神秘的妈妈 9

第三章 “超人”家庭 15

第四章 不一样的星期天 22

第五章 爸妈要离婚? 27

第六章 汪保罗究竟是谁? 33

第七章 妈妈的一巴掌 40

第八章 我不再是好学生 50

第九章 我的身世是个谜 59

第十章 卖明信片的“王子” ... 65

第十一章 我是谁的女儿? 70

第十二章 溜冰场上的相遇 ...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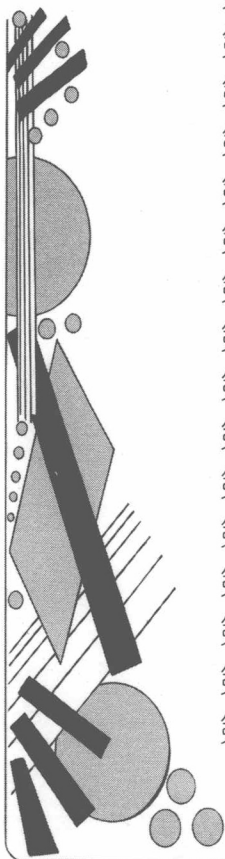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第一次喝酒 85

第十四章 我不要回家 90

第十五章 她来自保良局 96

第十六章 爸妈笑了! 101

第十七章 深秋里的漫步 109



第一章 闷人的星期天

我记得，那是一个有阳光的冬日，是星期天，一个不用上学的好日子。

我早就醒了，可是我不愿意起床，我喜欢躺在被窝里胡思乱想。

爸爸昨晚是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的，他大概早就起来了，外面不时传来阵阵轻微的声音：脚步声、开门声，只是听不到人说话。妈妈和哥哥也许还没有起床呢！

星期六晚上，看了电视台的一场音乐节目，香港的大小歌星都参加演出了，“四大天王”各自唱了他们的成名曲。

我最喜欢的不是“四大天王”，他们都是“老男人”，可以当我的叔叔了。我还是喜欢古巨基、郑伊健、陈晓东一类的青春歌星，尤其是陈晓东，他总是规规矩矩、羞答答的，和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令人感到安全。

陈晓东一出场，我就叫了起来：“看，东东呀！爸爸，你快看啊！”

“东东?什么东东?”爸爸被我缠住了,从报纸上抬起眼睛。

“他今年才二十二岁,他唱的《心有独钟》可好听呢!有好多中学生都喜欢他……”我一口气说完。

“是你们女孩子喜欢他吧?”哥哥插了进来,嘴角挂着嘲讽,“你们就是没一丁点品位……”

“你才没品位呢!”我脸一沉,反驳说,“你们男孩子老这样自以为是……”

“够了!别吵了!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呀?”

我们都被这尖利的声音震住了,回过头一看,妈妈正披头散发、铁青着脸站在房门口。

爸爸扶了扶眼镜,好像很犹豫的样子:“星期六,就让孩子们轻松一下嘛!”

妈妈一下子转向爸爸:“你明天一拍屁股飞回加拿大,你是轻松了,可我呢?我呢?”

爸爸的嗓门也提高了:“别借题发挥好不好?你这人老是这么不讲理……”

“我不讲理,”妈妈打断他,“怪不得你要去找个讲理的妖精呢!”



“你……”爸爸脸忽然涨红了，看看我，又看看哥哥，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妈妈“哼”了一下，一扭头进房间了，房门被她用力一带，“砰”的一声。

留在客厅的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电视里几个不出名的歌手正非常卖力地扭着腰肢，唱着一首不堪入耳的歌。

哥哥打起长长的呵欠：“睡吧！爸爸，你明天下午还要坐飞机呢！”他走向自己的房间，忽然用他惯常的嘲讽口吻说：“真是个难忘的有意义的周末！”

“日朗！”爸爸叫道。

回答他的是沉重的关门声。

爸爸呆呆地坐着，台灯把光线投在他下半边脸上，他一双眼珠在半明半暗中一动也不动。

我有些害怕，摇了摇他的手臂。

“爸爸，你们……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呀？”

“噢……”爸爸像从梦中醒来，用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自己的额角，“月朗，乖女儿，去睡吧！明天送爸爸上飞机……”

“不，”我固执地一甩头发，“妈妈说的妖精是怎么回事？”

爸爸好像叹了口气：“你才十二岁，还不懂得大人的事……”

“不，”我又固执地一甩头发，“我懂，我什么都懂！”

“行了，去睡吧！”爸爸忽然变得不耐烦，挥了挥手。

我只好回自己房间。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爸爸每次从加拿大回来，妈妈都一定会和他大吵一顿；我也实在想不透，那个坏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星期天早上醒来，我还接着昨晚的事，琢磨着一个又一个叫我猜不透的问题。

等我走进饭厅，才发现我是全家最晚起来的一个。爸爸、妈妈、哥哥早就坐到饭桌旁，正闷头吃着早餐。

妈妈把我的一份早餐推到我面前。

我一看又是我不爱吃的香肠煎蛋，就把眉头皱了起来。

妈妈不用看我就猜出了我的心思，马上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许说不吃！”

“我……”我还想分辩。

“我一大早起床辛辛苦苦煮早餐伺候



你们,不想听到任何没良心的话!”

妈妈的眼光直盯着盘子里的香肠,刀叉敲得“当当”地响。

爸爸把面前的盘子刀叉一推,随着稀里哗啦的声音站了起来,说:“行了!我自己上机场去,你们谁都不用送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爸爸进房间拿行李,走进去又走出来,再走向大门,“砰”、“砰”、“砰”三声,非常沉重闷人的门响。

唉,我们家的门真可怜,谁都喜欢拿它们撒气。

大门却又推开了,爸爸探进头来,对我和哥哥努力地笑着:“日朗、月朗,爸爸回到加拿大再写信打电话给你们。”

我和哥哥看看妈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妈妈的眼光没有离开餐桌,说:“和爸爸说再见,妈妈不许孩子没规没矩的!”

我们勉强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爸爸再见!”


“砰!”第四声门响。

爸爸走了。

哥哥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既然不用



砰!



爸爸重重地关门，“砰”的一声响，震在了日朗和月朗的心上。

负担送人的光荣任务，那我就回西环了。过两天就要考试了——妈妈，你不反对吧？你不是不许孩子们考试测验不及格的吗？”

日朗刚考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为了上学方便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住，只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回家。

妈妈忽然变得心平气和：“你不想待在家里就直说，不用跟妈妈油嘴滑舌的。”

日朗默默地背上背囊，走到我跟前说：“月朗，你问我的功课，我晚上再打电话来告诉你吧！”

我奇怪地望着他：我根本就没问过他什么功课，再说他的神态中也没有往日对我的不屑，却露出了少见的友爱。

“就这样吧！九点等我的电话。”日朗果断地说。

日朗也走了，我看着他大步迈向门口，身体碰到桌子和椅子，带出一串“嘭嘭”的声响。

自从上了大学，日朗的肩膀就变厚变宽了，手脚也变长了，回到家就抱怨空间不够他自由伸展。我也觉得，只要他在家，处处都显得比平时小一半。

现在饭厅只剩下我和妈妈,却不见得舒畅多少。妈妈闷头吃着她的香肠煎蛋,一缕烫发搭在额前,一跳一跳的。

“快吃,吃完就练琴、做功课!”妈妈说。

我匆匆地应道:“知道了。”

又是练琴、做功课,又是一个闷人的星期天!本来爸爸说过,星期天上午要开车带我们到海边兜风的,结果他却提前走了。他是下午四点的飞机呀,这大半天他会到哪里消磨呢?

真想和谭美姗说一说,一个本来很美好的星期天是怎样变得闷人的。

妈妈真厉害,她总是一眼就看透我的心思。她不太喜欢我和谭美姗来往,更不许我上谭美姗家,因为她们家住在唐楼。

“那些唐楼的楼梯,最容易发生意外。”妈妈常说,“再说,你还是该跟和我们家庭条件差不多的孩子来往。”



第二章 神秘的妈妈

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小时候，我常常在心里祈祷，希望长大了像她一样有款有型。

妈妈高高的，白白的，眼睛虽然长得厉害了些，可是又明又亮，还有一副小小的心形的嘴唇。

小时候和妈妈上街，不论男女总爱对妈妈多看几眼，我真为有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妈妈自豪。

回到家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相貌，就不由得泄气：我的皮肤黑黑的，眼睛细小，嘴唇却又大又厚，实在找不出一点和妈妈相似的地方。

我常常听到人们说：“日朗长得像妈妈；月朗嘛，头发，头发像妈妈，又黑又浓。”

唉，要是上天保佑我，让我有一副妈妈那样的相貌，那有多好！我常常为自己的长相暗自伤心，我想，妈妈之所以不喜

欢我，是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一点都不像她。

我曾经在洗澡时用海绵用力地洗刷身子，希望能把皮肤洗得白一些，又曾经用手指撑大眼睛，还努力努起嘴唇，希望它能显得小一些……当一切都尝试过后，再照照镜子，哎，原来我还是我，皮肤既没有白，眼睛也没有大，嘴唇也许是努得太久了，竟出现了深深浅浅的皱纹……

我沮丧极了。

我不止一次听妈妈对她的朋友说：“这孩子一点都不像我。”

有一次，我终于向自己证实了：妈妈不喜欢我。

大概是我八岁那年吧，爸爸被加拿大一家公司聘去当设计师。临走前几天，他和妈妈关在房间里吵了好久，两个人都大动肝火。我记得他们把台灯和花瓶扔到地上，破裂的声音吓人极了。

我和日朗缩在沙发上，偷听房间里的动静。

“我到那边站稳脚跟，再接你们过去嘛！”这是爸爸的声音。

“你接我，我就过去了？你又不是不知

